

“观”的哲学

张丰乾

【提要】“观”的行为统摄耳目，贯通主客，不是对外界刺激的简单反应。“观”不是普通的视觉，而是“谛视”。要紧的勘察活动亦称之为“观”。作为哲学概念的“观”不是纯粹的名词，而是“动名词”。“观”的哲学，其内容包括“观”的依据，如“以道观之”、“以我观之”、“以心观之”或“以物观之”；“观”的主体，如“我观”、“他观”、“童观”等；“观”的对象，如“观其妙”、“观其复”、“观天之神道”、“观乎天文”、“观乎人文”、“观我生”、“观其生”、“观国之光”、“观世音”、“观自在”等；“观”的方法，如“静观”、“旁观”、“反观”、“窥观”、“中正以观”、“仰观俯察”等；“观”的结果，如“天地万物之情可见”；“观”的意义，如“会通”、“超越”、“体悟”；“观”的等边界，如“不欲观”、“不可观”等。《周易》中的卦象，既是“观”的系统性的结果，又是“观”的系统性的工具，而《易传》的阐释，则集中体现了“观”的哲学：如“观其象”、“观其变”、“观其会通”等等。基于“观”的哲学（思维及行为），天地、鸟兽、自身、外物的特征、属性及相互关系，都可以通过归类象征的“伏羲思维方式”来把握。《易传》所言“大观”，是“伏羲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对后世的政教文化影响深远。

【关键词】观 伏羲思维方式 《易经》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6)01-0031-08

一、仰观俯察

程明道(1032~1085)有《秋日偶成》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此诗所描绘之境界以“闲来”为发端，以“静观”为方法，以“万物”为对象，贯通于四时天地，落实于豪雄气象。可与横渠四句相互发

明：明道言“观”与“通”，含摄有形之外，契入风云变换，其特点是“从容”；而横渠所言“立”与“开”，其主旨是承担（无论何种承担，均以“富贵不淫贫贱乐”为前提）。

依《周易》所言，圣人之“开物成务”，乃是以“设卦观象”为途径、“仰观俯察”为枢纽，尤以伏羲的贡献最为突出：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

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传上》）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传下》）

因为“观”这种哲学行为，天地、鸟兽、自身、外物的特征、属性及相互关系，都可以通过归类象征的“伏羲思维方式”来把握。

而在天地之间，水的形态与作用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古代则有“君子见大水必观”的传统：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涸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

可见，观的对象必有其可观之处，而哲人的观察则使得可观之处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其中的特别意义也反过来激发哲人的思考。^①

除了可观的成就之外，无论是官方的庄重活动，还是私人的游乐约会，关键地方或标志性的物体，劳作的场面，都需要仔细勘察，亦称之为“观”：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

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诗经·墉风·定之方中》）

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吁且乐。”

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吁且乐。”（《诗经·郑风·溱洧》）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经·大雅·公刘》）

“观察”的目的在于做出选择，而好的选择，又依赖于审慎的观察。

二、观：审谛之视

“观”不是无意或者被动的“看”。相比于“看书”而言，“观书”更有哲学意味。孔子教导学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②（《论语·阳货》）其中的“可以观”升华了《诗经》的认知意义和评判功能，即观察万物的情实及历史人物的得失。朱熹亦有《观书有感》诗：

（一）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二）

昨夜江边春水生，艤艫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在实际的治国理政中，“观”同样重要：

黄帝令力黑浸行伏匿，周留（流）四国，以观恒善之法，则力黑视（示）象（像），见黑则黑，见白则白。（《马王堆汉

① 如王阳明亦以山中花树为例，说明“心外无物”。

② 王夫之阐释孔子之言：“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姜斋诗话·诗译》，参见《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39页。

墓帛书十大经·观》

而在日常生活中，万物纷繁，人事复杂，所见所闻皆变动不居，“观察”之要害在于追根问底：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

故德积者昌，【殃】积者亡。观其所积，乃知【祸福】之向。（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大经·雌雄节》）

观察的最终落实不是根据肉眼所见，而是如邵雍所言，以“心”和“理”为依据：

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观物内篇》）

换言之，无论出发点如何，所“观”的结果自然都不会停留于表面，而是能够揭示其属性和情实。而各种现象之间，亦需要“观其会通”：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周易·系辞传上》）

“会通”不仅在于“天下之动”，亦在于天与人之间。如同《周易》以卦象观察万物，邵雍认为指节与掌纹也是观察天地的中介：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贵之哉！（《观物外篇》）

故而，“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视觉”，而是“谛视”：

观，谛视也。古文观从囧。（《说文·

见部》）

审谛之视也。《谷梁传》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凡以我谛视物曰“观”，使人得以谛视我亦曰“观”。犹之以我见人，使人见我皆曰“视”。一义之转移，本无二音也；而学者强为分别，乃使《周易》一卦而平去错出，支离殆不可读，不亦固哉！《小雅·采绿传》曰：“观，多也。”^①此亦引伸之义。物多而后可观，故曰“观，多也”。犹灌木之为藁木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与“谛视”同义的是“审观”：

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刑（形）名。刑（形）名已定，逆顺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上〕所在。（《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论约》）

所以，“观”本身就是由表及里、探究事物的来龙去脉及兴衰存亡的哲学行为，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方法，也不仅仅是具有哲学涵义。^②人人皆有“观”的行为，而哲学家不过是更有“观”的自觉而已。

三、由“观”而见

“观”的对象也绝不是仅仅限制于耳目之见闻，而是无所不包。《周易·彖传》屡言由“观”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

① 其韵维何？维鲋及鱖。维鲋及鱖，薄言观者。（《诗经·小雅·采绿》）

② 成中英《论“观”的哲学涵义——论作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本体诠释学》一文也认为“‘观’是一种理解的、沉思的、创造性的活动。”（成中英主编：《本体诠释学》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所感”、“所恒”、“所萃”，以及“剥”、“颐”，包括二气、天地、日月、雷风、四时、宗庙、祭祀、养育等，每一项都意义重大。借助于卦象，“观”的结果是天地万物的情实可以显现出来。倘若没有“观”，则天地万物之情实无从了解；而所观的对象不同，要求“观”的角度也不同：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又（有）欲也，以观其所噉。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又玄，众妙（妙）之门。（《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归其根。（通行本《老子》第十六章）

如上文所论，哲人之观在于万物的奥妙和根本。

四、政教之柄

《周易·观》的卦象是“风行地上”，《象

传》解释为“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在《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中，“观”被列为治国理政的“六柄”之首：

六枋（柄）：一曰观，二曰论，三曰僮（动），四曰转，五曰变，六曰化。观则知死生之国，论则知存亡兴坏之所在，动则能破兴弱，搏（转）则不失讳（黷）非之□，〔上〕变则伐死养生，化则能明德徐（除）害。六枋（柄）备则王矣。（《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论》）

凡此种种，均可见“观”的意义重大，藕益智旭《周易禅解·观》更结合佛法加以阐发：

约世道，则以德临民，为民之所瞻仰；约佛法，则正化利物，举世之所归凭；约观心，则进修断惑，必假妙观也。但使吾之精神意志，常如盟而不荐之时，则世法佛法，自利利他，皆有孚而颯然可尊仰矣。

就人世间而言，贤明的帝王，事业上的成就，标志性的物件，庄严的场所，抑或盛大的礼仪，都值得“观”，需要“观”：

文王有声，遘骏有声，遘求厥宁，遘观厥成。文王烝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诗经·周颂·有瞽》）

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乎盥也。（王弼：《周易注·观》）

庭燎有辉。君子至止，言观其旗。（《诗经·小雅·庭燎》）

君子来朝，言观其旗。（《诗经·小雅·采芣》）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庀乃钱镛，奄观铎艾。（《诗经·周颂·臣工》）

成就不一定要非常伟大，才称得上“可观”，但对于“可观者”要进行甄别：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

带有监督性质的“观”，则是权威的体现：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诗经·大雅·皇矣》）

概而言之，了解政教的表现形式及根本意义，都依赖于“观”的行为。自上而下的“观”是了解和掌握情况，自下而上的“观”则是接受教化。

五、“反观”、“观穿”、“通观”

圣人能够把万物的情实统一起来，是因为他能“反观”。邵雍即强调：

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观物内篇》）

“反观”的依据不是“我”，而是“他人”或“他物”。“以物观物”既不是“为主”，也不是为“客”，而是“为物”，即反“我”为“他人”或“他物”。孔子之“观过知仁”可谓“反观”的典型：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

孔子指出，一个人的过失和他的乡党（同类人）有关。“观过”既包括“观自己之过”，也包括“观他人之过”，即自己之过为他人所观。同时，

一个人的言行之间也可能有出入，所以更有“观”的必要：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孔子的教训在于“听而信”，而忘记了“观”的必要。可见，“听”与“观”不应分离，毕竟“人”相对于“物”而言，是有能动性的。在《庄子》中，具体地罗列了如何在不同的情形下去观察不同的德目：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怀而达，有坚而缛，有缓而钜。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庄子·列御寇》）

“以物观物”中包涵了“物化”的过程，如庄周梦蝶之“栩栩然”，但并非“为物所役”，因为毕竟还有一个“观”在——或者说，观察者因为“观”的行为，他始终是他自己。当然，这个自己又是“旁观者”，而“旁观者”的位置可以使得观察者保持他的独立性，乃至以“不欲观之”来表达他的选择。《观》卦的卦辞是：

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马融注曰：

盥者，进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时，及神降荐牲，其礼简略，不足允

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王道可观，在于祭祀。祭祀之盛，莫过初盥降神。故孔子曰：“谛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此言及荐简略，则不足观也。以下观上，见其至盛之礼，万民信敬，故云“有孚颙若”。（孔颖达《周易正义》引）

王弼《周易注》认为“盥”的环节最为盛大，而“荐”的部分比较简略，不足复观，故“观盥而不荐”也。孔子所言“吾不欲观之”，见于《论语·八佾》。此种“不欲观”有无奈的成份，亦有批评和质疑的涵义。在“礼崩乐坏”的年代，这不是孤例：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同时，某人的言行倘若有“不足观”的因素，也要注意分辨，哪怕是周公：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

孔子此处是强调周公不仅有才能之美，且没有“骄且吝”的毛病，这是对古代人物的观察。邵雍认为“以今观今”，“以后观今”，“以古自观”都是“自我而观之”，并且观察者本身也可能成为被观察的对象：

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安知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观之也？（《观物内篇》）

邵雍把“我”置于古今之中，一方面承认“自我而观之”的合理性，同时亦指明了“自我而观之”的相对性，这可以援引作对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阐释。在庄子看来，“自我观之”恰好是关于仁义的发端，是非

的标准等种种纷争难以厘清的原因：

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

邵雍也明确认为：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观物外篇》）^①

藕益智旭《周易禅解·观》有言：“人心本顺、本巽、本中、本正，以心印心，所以不假荐物而自服矣。”其中“以心印心”可以和“以物观物”相对应，都是“大观”——超越了“童观”的“小”和“窥观”的“丑”。《道德经》则说明了“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的功效：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道德经》）

观察历史除了“公而明”的立场之外，还需要不同的角度。具体到“孝”的德目，孔子的评价方法也是“观”，但认为父亲在世，要观察儿子的志向；而父亲去世，则要观察儿子的行为。“观”的内容不同，是因为父亲是否在世会影响到儿子的言行：父亲在世，儿子在行为上会相对谨慎，所以要看他的志向是否坚定；而父亲辞世，则要看儿子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如果能持续三年没有更改父亲所遵循的法则，就可以称得上“孝”了。

^① 《观物内篇》又云：“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之矣。”“情”与“性”皆可为寒暑昼夜所变。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佛教教义中，对“观”的阐发细致精微，多与“思”相结合，并强调“观穿”是出离于种种迷情和算计，是智慧的别名：

观者，系念思察，说以为观。（《观经净影疏》）

观以观穿为义，亦是观达为能，观穿者即是观穿见思恒沙无明之惑，故名观穿也。观达者达三谛之理。（《净名经·三观玄义上》）

言观者观智，是法离诸情计，故名为观也。（《游心法界记》）

《观无量寿经》就是讲述如何通过方便的观想，修习真观而入极乐。佛教所说的观想还包括集中心念于某一对象，以对治贪嗔痴等妄念，如《坐禅三昧经》卷下所言的“九想观”。观世音菩萨又名“观自在菩萨”，窥基《般若心经幽赞》卷上谓：“‘观’为照之义，即了空有之慧；‘自在’为纵任之义，即所得之胜果。昔行六度，今得果圆，慧观为先而成十自在。”

邵雍也认为“圣人”就是把“观”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能够“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

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观物内篇》）

“通照人事”亦即“通观人事”。人事、万物、古今、天地，皆可以从更高的层次去“观”，以

至于“道”：

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庄子·天下》）^①

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荀子·非相》）

《左传》、《国语》所载 22 例用《周易》卜筮的事例，虽然其可靠性引起争议，^② 但即便这些例子完全是后世的杜撰，也可以说明《周易》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观察法。以周史筮敬仲为例，他对于“遇《观》之《否》”的解释包含了丰富的内容：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

① 亦如王树人先生所指出的：“在老子和庄子那里，由于站在宇宙中一切都是‘道通为一’的境域高度，所以，一切真伪是非，都可以在回归于‘道’中得到‘齐物’或消解；反之，离开这种‘道通为一’的境域，或者说站在‘道’之外，就要产生无穷无尽的真伪是非之辨。”（王树人：《象思维下的〈齐物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② 参见张朋：《春秋易学研究——以〈周易〉卦爻辞的卦象解说方法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7页。

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周史以象数与义理相互发明，以《观》卦的卦象和卦爻辞为基础，结合“遇《观》之《否》”的占卜结果，把现实与未来融为一体，而竟然与后来的历史演变如出一辙，与其说是占卜的高手，不如说是解释的典范——这必然与他的超常观察能力有关。

然而，无论怎样揭示“观”的意义，亦不能认为“观”是万能的；或者说，“观”也是需要被超越的：

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庄子·知北游》）

“以无内待问穷”，则“外观”亦无必要了。

本文作者：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2002届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勤勤

The Philosophy of Observing

Zhang Fengqian

Abstract: The observing behavior controls both vision and audition, and integrates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It is not a simple reaction to external stimulus, but a philosophical insight. The philosophy of observing involv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basis of observing on which observation is performed, such as the Tao, the Self, the Mind, the Matter, etc.; the subject observing, such as I, s/he, a child, etc.; the object observed, such as the mysterious nature, the boundary of things, the divine way of the Heaven, natural phenomena, human cultures, one's own life, another person's life, scenery of the country, voices of the living creatures, Being, etc.; the way of observing, such as in a sober way, from the sidelines, in a contrastive way, in a peeping way, in a fair way, in a full-scale way, etc.; the result of observing, such as the state of all affairs under the sky; the significance of observing, such as achieving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r transcendency, or comprehension, etc.; the limits of observing, such as unwillingness, inability, etc. The hexagrams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re not only the systematic results of observing, but also the systematic means of observing. And the commentaries in the *Ten Wings* are a concentr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observing, for instance, observing the divinatory symbol, or the change, or the integration of a hexagram. This philosophy (as is concretized by both the thinking and the behavior) of observing provides the classifying symbolic medium for understanding the features, the proper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birds and beasts, man himself, and nonegos. The “full observing” advocated in the *Ten Wings* is a typical embodiment of this philosophical insight, which play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generation political and civilizing cultures.

Keywords: observing; philosophical insight FuXi; *the Book of Changes*